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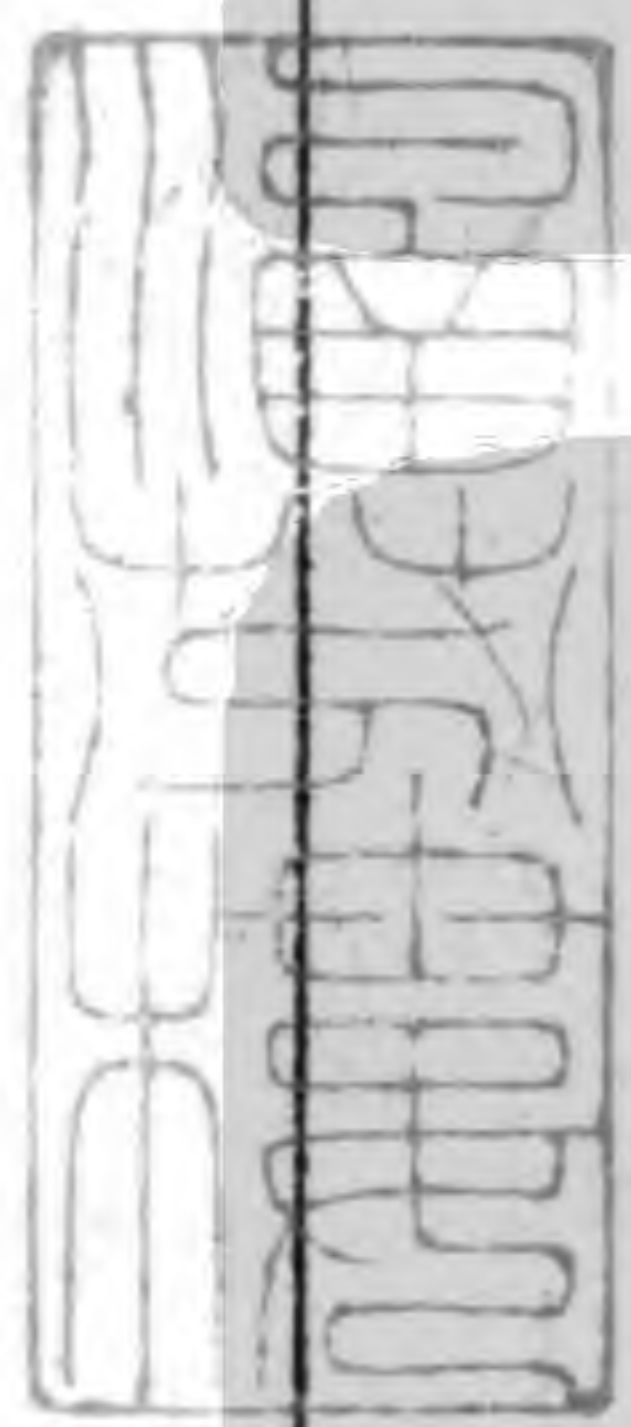
卷之二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一

古詩十首

忠烈詩并序

皇祐四年山陽趙公以贊善大夫守晉康未逾厥
月儂智高起於廣源遂及邕州賊乘其銳勢如飄
風突至晉康乘城而鬪公率羸師數百身為扞蔽
手殺數十人又射其二驍帥應弦俱倒賊勢雖沮
而其徒大至盡銳攻之於是軍吏輩請公避賊公
曰全家喫着是國家底於是三百羸師人人爭奮
血戰而後死卒無一人亡者其赤心義烈貫通白



日遂令此曹舍生取義此君子所以為公泣也蓋
歷代之禍姦臣賊子所以得遂其惡者以全食焉
者避其難也如令不避其難何姦之不可除何亂
之不可平耶如此則王莽之徒不得篡其國王儉
之徒不得賣其君安有世為其臣世食其祿并其
國而賣之者乎至如褚彥回輩是肉食而避其難
者也聞公之言其亦自訕於地下矣問者曰公之
死節其義則然然而何益於敗荅曰守義死節不
論成敗計成敗而後為之者是庸眾人之事也且
智高本謀出人不意而攻其所不備也如使兵無

留行直指番禺則其城危矣番禺所以得紓少日
以脩備禦者以康州力戰與賊相持故也則廣州
不陷者康州之力也何謂無益問者又曰假使曠
日持久能為睢陽之事乎荅曰凡全城者所以全
人也使人相食魚肉其民此康州之所不為也然
則為之柰何曰必不得已北面再拜以謝朝廷伏
劍自殺以謝百姓此康州之所能為之矣嗟呼使
康州而無死何義之不立何忠烈之不可為耶故
為忠烈詩云

在昔皇祐蠻黨交構聚為伏梟起為攫獸出人不意

其鋒甚銳州無敵州城無守備所在奔亡賊勢益張
橫身扞蔽爰有晉康羸兵數百摧堅沮敵殊死血戰
氣吞逆賊按劍一呼皆裂吻拆凶焰方熾公方虎視
人方憂死飽食鼾睡勇如項籍哀歌惻惻為虞姬泣
康州不然忘其妻息猛如教曹強梁粗豪伏葢于橋
康州不然坐叱凶妖李陵壯夫終降匈奴老母何辜
顏魯雖賢所守不堅大節不全竒哉康州其勇絕類
以義配勇其本在內不動如山不傾如地何物可搖
何兵可制如令不死社稷所恃如令復生可備宿衛
佩刀駢乘執戟殿陛用之朝廷朝廷之綱使當一面
勝於金湯無彊無界人迹鬼方知有斯人中國之光
若斯人者決不徇利肝膽可瀝頭壁可碎生乎由是
死乎由是生亦可貴死亦可貴死而有子時方三歲
死中得活此乃天意使世其家世為忠義子子孫孫
永不失墜我為此詩激勵萬世

和楊掾月蝕篇并序

楊子常掾為月蝕篇示予辭義甚偉某不敢虛辱
其貺迺吟哦而和之詩曰彼月而蝕則維其常春
秋月食不書其非大變也可知矣形而為詩歌若
無不可者遂卒賦之云爾

元豐之元歲戊午斗柄斜指西南維月行赤道日南
陸營丘分野星虛危作夕既望復今夕盛若不損盈
不虧安知變起在頃刻突如有物侵其刃其始色變
甚蒼黃須臾赤黑相合離良久烟焰極薰燎一團白
玉燒為灰黃琮蒼璧不可辨枯株死兔將安歸孰烏
其吻吞巨皿孰丹其汗流墨池如食非食始為薄有
物無物不可知蝦蟇何物敢張口麒麟何故敢爭鬪
是何星曜敢侵犯自是其形不可久君不見對月數
眉毛須臾引臂不見手嗟噓天上之神物乃有如此
事所蔽至甚不可解凶而家室亡而身不然借使幸

而免後世譏笑遭惡名君不見漢朝賈生文有餘其
心大勇其才踈當時如必用其術紛紛不免危其軀
鼉錯堂堂蔽於刺公孫規規蔽於諛谷永之才蔽權
勢有若鷹犬供指呼霍光雖賢亦有蔽何不早去顯
與馮子都劉歆致位為國師豈若楊雄久以為大夫
蔽於大高李膺輩蔽於已甚陳蕃徒竇武不斷蔽可
痛東之不忍蔽可吁王允所蔽在無權荀彧所蔽不
早圖蕭禹之蔽入於佞王衍之蔽失之虛牛李雖奇
蔽朋黨機雲雖俊蔽附趨王導蔽怨殺周顛遂良蔽
誣殺劉洎崔浩蔽強殺其身所蔽若此甚可畏我愛

安世真朴忠匿名遠世歸至公有私見求堅不許以
私求謝絕不通諸葛武侯為將相心迹皎然無所枉
有罪至親而必誅有功雖讎而必賞謝安知壻王國
寶不以身蔽能辨早人心自是悅而服不顧四肢與
肝腦符堅之師號百萬一戰而北若摧槁我吟此篇
不足錄却憶唐衢忠義哭古人今人何擇焉大抵人
心蔽多慾月之所蔽惟湏臾湏臾蔽去明如初人之
所蔽何太甚至於終身不悟不可除月乎月乎明哉
明哉善去其蔽何速之如君子法之所以改過賢者
法之所以知非勇決之徒所以奮發感槩之徒所以

嘯歎我雖老且病齷齪無所為猶能對月吟歌詩安
得慷慨之士如栢伊把笛為予吹

大河上天章公顧子敦

萬物皆有性順其性為大順之則無變反之則有害
禹之治河也浚川而掘地水行乎地中其性安而遂
因地為之防猶恐不足制故附之山足使循山而行
山不可必得或原阜丘陵水行乎兩間既固而既寧
及將近下流山遠而地平渠裂為二道河分為九形
雖暴不得怒雖盛不得盈所以順而制歸之於滄溟
後代蒙其業歷世六七十凡千有餘年而無所決溢

國君與世主豈皆盡有德蓋繇河未徙一皆循禹迹
河道既一徙下涉乎戰國水行平地上迺堤防堙塞
其時兩堤間寔容五十里水既有游息堤無所毀
後世迫而壞河設始煩促伐盡魏國薪下盡淇園竹
群官皆負薪天子自臨篤其牲用白馬其壁用白玉
歌辭劇辛酸姑不至號哭瓠子口雖塞宣房宮雖築
其後復北決分為屯氏河遂不復堤塞塞亦無如何
兩河既分流害少而利多久之屯氏絕遂獨任一渠
凡再決再塞用延世之徒有天時人事可圖不可圖
有幸與不幸數說不可誣其後復大決大壞其田廬

灌三十一縣言事者紛如將欲塞之耶凡役百萬夫
費累百巨萬亦未知何如如此是重困是重民嘆吁
言事者不已亦不復塞諸李尋解光輩其言不至迂
遂任水所之渠道自割除當時募水工無一人應書
學雖有專攻術亦有窮歟諸所說河者栢譚實主之
但聚而為書實無以處之班孟堅作志亦無所出取
事有甚難者雖知無所補今之為河堤與漢無甚殊
遠者無數里近無百步餘兩堤束其勢如縛吞舟魚
適足激其怒使之逃囚拘又水性隱伏有容而必居
浸淫而灌注日往而月但埽材有腐敗土壤有浮虛

水進而不止正如人病軀病已在骨髓醫方治皮膚
下不漏足脛上突為背疽或水如雷聲或埽如人喘
或決如山傾或去如席卷如蛟龍引陣如虎豹逃圈
如地戶開闢如誰何生變如神物主之不可得而辨
嗟乎有如此堤防豈能禁蓋緣平地上失水之本性
而又無二渠分九河所任以九合為一所以如此甚
今之為邑居多在古堤內以諸埽準之高於屋數倍
以水面準之亦高數尺外諸埽正如城而土有輕脆
民正如魚鼈處破湟畎漕被溺者常事不溺者幸大
又河水重濁澱淤日以積又夏秋霖雨諸水湊以入

故有必決勢不決者蓋鮮或決彼決此或決近決遠
或決不可塞或塞而復決或決於旦暮或決於歲月
或新埽苟完或舊埽潰裂譬如千萬鈞用一繩持挈
必有時而敗必有處而絕而自決大吳凡害幾郡縣
河既北浸邊諸塘皆受惠亡胡與逸馬孰為之隔限
今雖甚盛時亦防不虞變所以議論者復故道為便
故道雖已高可復亦可為但恐既復後其變不可知
我兵學雖陋公兵學雖奇我說兵之難公亦莫我違
河事異於兵其難堪歎欬智有不可及力有不可施
汲黯非不偉所塞輒復隳王邊無奈何誓死而執圭

若與唐衢說號哭垂涕淚未說穿故道未說治故堤
且說塞河口所費不可推諸所調發者委積與山齊
卷埽者如雲進埽者如飛下埽名入川其誓憂流移
上埽名爭高少動即勢危萬人梯急赴兩大鼓急椎
作號聲號令用轉光指麾其救護危急爭湏臾毫厘
又聞被災郡數路方荐饑官私無畜聚民力俱困疲
朝廷謀已勞兩宮食不怡生民仰首望使者忘寢飢
為之柰何乎勿計速與遲事雖有堅定議論在所持
如一身數疾必以先後醫假如移所費用以業貧民
償其所亡失救其所苦辛或貸其田租或享其終身

獨孤有常餼使同室相親露屍與暴骸收歛歸諸墳
精選強明吏處之使平均鄉官與胥徒欺者以重論
如此庶幾乎可無愁怨人下酬更生望上慰再造仁
然而論議者至今猶紛紛或復其故道或因其自然
公如決於一勿使衆議牽在已者有義在命者以天
而况行職分而况本誠忱聖朝無不察知子之赤心
嗟余何為者草莽且賤微與公本無素一見即弗遣
以伯兄處我以古人相期小設猶致說大事寧無辭
年且六十一未作溝中屍常恐公禮義如投諸汙泥
豈欲為迂濶不得已為詩瀝吾之肝膽但恐同兒嬉

又恐誤公事公千萬慎思如將從近功即深圖便宜
如必謀久利唯古人是希是詢而是度是訪而是咨
或博物君子或宿儒老師或濱河野叟或市井年耆
或愚直夫婦所言無蔽欺或老胥退兵耳聞而目窺
或世為水學可與講是非或博募水工按地形高卑
從便道穿渠稍引河勢披海既為大壑汴既分一支
如閔竅疏通臟腑病可治此說如何哉但恐出於狂
如何完障塞如何復諸塘觀變而待時亦恐謀不臧
為復有說者且須嚴邊防如魏尚守邊見稱於馮唐
如祭同久任使匈奴伏藏以車制衝突如衛青武剛

多置強弩手如李廣大黃選募如馬隆練卒如高王
如漢置奔命使我軍勢張短兵斫馬脛衝車亂其行
賞不以首級所以嚴部分大陷刀如牆可以堅吾陣
羊叔子以德郭子儀以信光弼戰河陽揮旗令直進
其時諸軍勢如決水千仞楊素不用車可汗下馬拜
僅以其身免號哭而大敗將帥在方略勝却百萬兵
安邊在良將勝却築長城願子治水功有以酬明時
便領鐵林兵盡衣犀牛皮連營環繡帽大纛隨牙旗
分金賜勇敢葳書付偏裨先聲義信遠下令霜風馳
出塞有豐草近關無馬蹄穹廬大漢外別部黑山西

伐謀為上策何用長纓羈本朝正明盛以德服外夷
使來不受獻南越回山梯西閉玉門關東却高句麗
四夷無一事各安巢穴棲名將更無功優詔勒鼎彝
師旋作鼓吹軍容除虎豹銀鐙致郊勞翰林嚴鑠扉
除書紙用麻省吏身著緋公方有所念山足江之湄
無心入黃閣有表辭赤墀乞得老來身浩歌還會稽
白雲與綠波無所不可之春風桃花塢秋色黃菊籬
茶籃與酒榼壺矢兼琴瑟烹鷄炊黍飯可倩龐公妻
豈無會稽老雪夜同泛溪亦有二三子掉歌相追隨
散盡橐中金留得身上衣有宅是官借無田可扶犁

閑吟題寺觀長嘯入雲霓公得我詩後一夢須先歸

李太白雜言

噫嘻歎奇哉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餘年至於開
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
物為形容何物為心胸何物為五臟何物為喉嚨開
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騎遊龍開口向天吞玉虹
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焰萬丈凌虛空蓋自
有詩人以來我未嘗見大澤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
霏萬化千變雷轟電掣花葩玉潔青天白雲秋江曉
月有如此之人有如此之詩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賈

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胡用自縲紲當須犖犖不可
羈乃知公是真英物萬疊秋山聳清骨當時杜甫亦
能詩恰如老驥追霜鶻戴烏紗着宮錦不是高歌即
酣飲飲時獨對月明中醉來還抱清風寢嗟君逸氣
何飄飄枉教謫下青雲霄大抵人生有用有不用豈
可戚戚反効兒女曹採蟠桃於海上尋紫芝於山腰
吞漢武之金莖沆瀣吹弄玉之秦樓鳳簫

送程守并序

山陽太守程公始至之日其民切切相告謂其不
生事也至於逾月其民稍稍安之又至逾年然後

其心信服而日益以安也夫不生事者固足以安
民矣於是各以其所見稱之稱其性者曰質直真
厚稱其德者曰如其所性稱其政者曰寬曰恕曰
處煩劇約而詳曰事歸乎平允愬而稱之得民之
和也夫為政而至於得民和足矣然民之所識者
淺又其見聞各有所止故其所稱之者止於如此
其不可得而稱者太守之量必待見其所見聞其
所聞然後可得而知也即弗見弗聞雖良士大夫
盖有不可得而知者矣雖知之豈盡知之乎太守
之量性所自有而所養者大也有是量故有是政

故善處煩劇至於日力有餘而其心裕然也夫人
不可以無量則居之不安如是則於外物難與言
命矣夫難與言命者求之為政人不可得也為乎
其人則蔽於所持難與言義矣如此則將有受患
之民避色之士也聞程侯之風者亦可以少自警
矣此皆縉紳先生間並所談二三子群居共講鄉
人父老之所聞者也故因程侯之行發而為詩其
亦庶乎有益於後世者也

蜀之有眉有山有江江大而浚山形甚麗是生程公
為國重器可處大任可決大事凡有措置凡有施設
堅不可搖牢不可拔所以蜀人號為鉄塔維公有子
為山陽守所性所養質直真厚維其質直不浮不苟
不生巧心不為利口維其真厚不矯不激體無邪氣
面無邪色視其氣貌察其動靜可知所養可知所性
可知其德可知其政質直真厚故不生事不為小數
不任小智以怒輔法因法行恕不煩不苛不暴不怒
遂使斯民如行大路無險可虞無傷可慮肌膚以完
手足可措姦凶以衰盜賊亦沮父母妻子邑居田廬
各安其故各保其居為政如此民是以和是以可暴
是以可歌不能歌者太守之量可歌可傳可法可尚

可以容衆可以任重無適不可惟上所用

送李端叔

有人頗似長沙傳得官亦望長沙去去時好賦楚江
謠還使風騷滿江路便須酌酒弔三閭正是忠魂寃
憤處縣令如今未去時蘭亭故事猶可為莫惜千筒
萬筒往諸君方壯我已疲登科學究文章豪數可老
將詩能高長沙縣令號才吏方將睥睨謝與曹涼風
即是八九月紅萸黃菊花將發正是詩家得意時莫
學古人悲暮節東南美者有吳姬紅襦繡袂無所施
把酒一卮輕皓腕得詩一句勝蛾眉山夫野叟只如

此諸君達者應相嗤有酒且慢飲有歌且慢謳共君
說懷抱未語先搔頭良久欲說說不得胸中有物如
山丘君不聞東家女子花見羞十六未嫁便悲憂牆
頭樓上到日晚馬驟車奔如水流西家亦有閨中女
月壁龍珠求未許有心自比蟠桃花無言竊笑陽臺
雨謝鯤便是妾家鄰敗唇折齒猶相語何況五陵輕
俠兒拋金擲玉教人非一夫奔處千夫馳不論榮辱
與刺譏羶中之蟻醢中鷄攫金逐獸两眼迷主人下
馬客已齊拜起俯仰容正俾有如六月賣蒲葵唯怨
不售霜風淒言至於此良可悲所以慷慨見於詩誰

能起舞誰能歌甕中有物如秋波古來多少無柰何
要湏一醉都銷磨茫茫人間岐路多不如海水通天
河

上趙少師 并序

自宋之楚千里之遠也趙公少師致政之六年年
且八十乃眷然東顧束裝載舟順流而下浩然而
來所以照臨山陽也山陽公布衣時所居也自薦
紳大夫諸生官府之吏下至幅巾問巷之人識與
不識皆喜而相告也邑人徐某寔辱公義方公之
來宜其率先衆人馳省于前一拂几杖而操之從

諸孫之後視飲食起居之節何如與夫鄉人父老
日呼子弟灑掃朝夕以伺公出入肩輿安車唯公
所御角巾鳩杖唯公所之新阡廢圃唯公所問深
林大木唯公所識臺池園榭城閣燕遊之觀唯公
所指故居旁舍對廬同巷之人皓首黃髮其存為
誰唯公所訪念故追昔感之為嗟歎娛之為笑樂
童子左冠者在右二三父老奉卮酒進湖魚淮
蟹洞庭之橘雜以脆甘盡東南之美唯公所欲然
後取公之德述而為樂章使琴工奏之公憑几而
聽之可也坐則公侍行則公隨此公之遊故鄉人

修子弟之職義當然也乃不幸而有疾不獲少如
所願者切自恨憫顧無可為因言而為詩為公一
笑之娛也

義高德厚賢在躬進榮退美光初終越有神明相元
功疾憂之外康寧中乃眷乃顧爰徂東徒御雖寡人
望雄其高可仰厚可宗茲行允美江淮風父老相呼
告兒童

三朝無事緊厥忠公謀公惠世所蒙肆安於賈田安
農溫衣蔽體食飽胸小攘大竊消姦凶州牢縣獄囚
多空歡心和氣成年豐汝曹雖駮念所從汝心汝貌

加愛恭薪蒸勿采米勿舂亟歌屢舞馳省公有人昔
與公車逢汝陰穎尾洛與嵩山有迹兮水有蹤水之
鶴兮山之松一朝賜號逍遙翁馬資僕費官與供汝
曹努力吾老癯公若再來勤築宮

俊老行送林次中赴都司并序

客有張文潛與之夜坐論事良久及林公之義於
是兩人者名公為俊老因公之去作俊老行送諸
御者為公一笑也

熙寧察院一開口誰人膽落御史手其時面豎黑髭
鬚力欲回天氣衝斗一從蹭蹬作外官所居不苟心

迹安剛不可回堅不變頭如霜雪心如丹所以論者
悅而服所養有義其質端東西南北二十載一朝有
勅却召還皂囊封上曉班肅縉衣步入秋霜寒義有
所徇乞得身白日降下天上人黃金龍節青囊印赤
帷熊乘朱斑輪以其餘才修職分以其餘力娛精神
望淮樓上對秋色玉女花前泣晚春時時共帳過南
郭來就陶潛漣酒巾與人論事不必合直無所苟氣
色真持此以往無不可古人所以為正臣淮南一路
事如草嘉苗惡莠俱分了中心皎皎如斯乎外討區
區何足道兩宮日月方齊明群公戮力營太平公議

急須招俊老清風先已過南京

魯恭王祠并序

山陽太守蔡公祈雪於東海恭王廟實得所祈守
乃為詩以答神貺又謂某曰子亦為王歌之乃為

東海恭王祠詩曰

帝子非無賢孰有恭王者脫身辭漢儲一芥視天下
勇故不失義智故不失幾身既脫諸險德亦潛其輝
群姦非無目渾渾無罅窺陰謀不得奮佞舌不得施
以此終其身萬世不可非初王受漢封奉詔實都魯
如何千載後廟貌在東楚豈非王之賜生嘗及茲土

所以淮上人世世作神宇然而鬼神道不可接形聲
所感唯以德所通唯以誠去年冬不雪江淮非一城
人心誰無戚蔡守景不寧守乃歎王祠俯伏祈於廷
其日臘且盡其夕大雪零前驅方入郭後乘猶在垆
田者懽於野途者懽於行如飢哺斯食如疾醫斯平
驕陽遁無迹和氣來有形因知王之心雖歿不變更
好誠而樂義凜凜如平生一禱輒已應為賜良不輕
侯拜神之貺民歌侯之明

莫飲吳江水寄陳瑩中

莫飲吳江水胸中恐有波濤起莫食湘江魚令人寃
憤成悲呼湘江之竹可為箭吳江之水好淬劍箭射
讒夫心劍斫讒夫面讒夫心雖破胸中膽猶在讒夫
面雖破口中舌猶在生能為人患死能為鬼害患子
害子將奈何兩卮薄酒一長歌灑向風煙付水波遣
弔胥山共汨羅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

古詩十四首

瓊花歌

春皇自厭花多紅欲得花顏如玉容春皇青女深相
得先教歛與秋霜色乃有雪月供光星榆獻白斟量
銀漢琉璃濕人間美玉搗作灰荆山崑山鬼神泣天
上有人名玉女投壺之外能為素姑射神人解種花
先瀆此物為根芽天罅地竅掬精粹蟾身驪頷偷光
華其時正是天地交二氣上下陰陽調此花孕育得
其正其間邪氣無纖毫所以其色為正色出乎其類

拔乎萃一如君子有諸內粹然其色見於外三月將
盡四月前百花開盡春蕭然揚州日暖花開未春香
不動花房閉仙掌秋高玉露濃蛟人泣下珠璣碎黃
鸝本是花中客啼盡好聲求不得春皇費盡養花心
春風使盡開花力春歸鶯去花始開誰人放出深閨
來唐家天子太平時太真浴罷華清池紅裳繡袂厭
君眼更作地仙披羽衣麻姑睡起蓬萊島風吹玉面
秋天曉洛川女子能長生水中肌骨成瑤瓊褒姒不
見諸侯兵盡日不笑如無情宋王移家安在共東隣
不畫燕脂腮卓文君去成都速錦衣金翠慵裝束吹

蕭容貌果何如見說其人名弄玉若比此花俱不足
淫妖恠艷文之累一如婦人有賢德不為邪色辭正
色孀居之女能自持終身唯着大練衣又如正色立
朝者不以柔媚為奸欺以此論之乃可重人之不正
將胡為論德乃是花之傑論色乃是花之絕洛陽花
名古云好看花須向揚州道君不見去年花下吹黑
風霹靂閃電搜玉龍此時半夜花光中不覺屈曲蟠
長虹又不聞天上琳琅樹種在烟霞最深處白雲枝
葉白玉英此花莫是琳琅精此花愛圓不愛缺一樹
花開似明月襄王半夜指為雲謝女黃昏吟作雪杏

花俗艷梨花粗柳花細碎梅花疎桃花不正其容冶
牡丹不謹其體舒如此之類無足奇此花之外更有
誰世非紅紫不入眼此花何用求人知詩人自與花
相期長告年年乞一枝

姚黃 并序

紫霄漫翁李道源見約分吟姚黃余畏其才不敢
措筆不得已而後塞命因為之序曰天下牡丹九
十餘種而姚黃居第一其名雖千葉而實不可數
或累計萬有餘英不然不足高一尺也花肉既重
其梢下屈如一器欹側之狀此亦花之巨美而精

傑者乎是宜見於詩而不可泯然使寂寂也

黃河南畔伊川北姚家宅是真花窟古來多少豪奢
兒埋却千鶯萬鶯骨中央精粹得之多西方秀氣來
相和天與明光常借日水宮暗脉正通河春風如酒
半酣時誰教穀雨報花期司馬坂前嬌半啟洛陽城
內人俱知姚家門巷車馬填墻頭墻下人差肩花上
紅綃都蔽日花傍翠幕恰如烟玉面兒來爭供帳錦
袍郎去闔拋錢無人不說姚花好費却春功亦不少
日長風煖綠梢低坐上金仙困將倒鞠塵餅劑和香
檀何以貯之承露槃爛錦脫來嫌太艷鮮衣染就欲

驟鸞君看此花肌肉豐一尺餘高千萬重粧面深藏
青步障寶冠斜墮碧霞叢步搖好稱釵鳳凰玉環犀
佩珠鳴璫帝女何緣心好道阿嬌安用金為房紺窠
累棲舒鴈雛沉烟噴出後視爐一種養成餘意態千
花瘦盡春肌膚峨峨一器歌且傾覆杯難辨鍾與觥
染以蛟綃求正色叩之玉挺希宮聲魏家紅共牛家
碧迭霸花中聳高格如今挽首甘下風九十種中為
第一此花莫似武昭儀出得宮來不盡眉情貌欲為
狐媚態衣裳却是比丘尼楊妃本是傾國身脫却紅
襦號太真河水欲濡頭上髻馬嵬猶着舊時裙物色

一定猶可疑人心多變宜難知容易莫評真與欺貌
或如是心或非君不見老莊有深意萬物之中最防
偽

大松

東海有物天下雄萬靈戮力生竒松天精地粹萃其
下滄溟百道來相通一根直去穿九泉一根斜挿鯨
魚淵遠者壓折巨鼇背近者倒纏山根偏小枝可就
千鈞弓大枝可掛萬斛鍾唯有老榦苦難狀呂光營
外堆玄龍身披北帝椎犀甲虎賁連臂圍不匝無計
都將大地遮有心盡把浮雲刷膠枝入地旋復上怪

怪奇奇非一狀谷陵相變任古今土木兩行專王相
列幟空遺渭川壘犒師留得楊隋帳玄駒來撼亭亭
蓋淥魚飛入蒼蒼浪最是半霄風雨聲山妖走盡川
魅驚十萬爭揮鐵槩騎百千齊闖黑旗兵有時海面
波濤小一部仙韶下蓬島殘聲逐水散鳴琴遺響穿
雲聚啼鳥混沌死來凡幾朝清氣濁氣痕未消獨葉
聳來新蓋鳳雙柯合處舊藏蛟其本既異其事殊德
若有容材有餘大鵬斥鷃皆可居相忘有似江湖魚
美哉此木真不凡能以智免斧斤問過畫工師無所
用莊周應作不材看大松大松如此奇方輿圖蓋不

可知陰陽山海氣合離不然神物相護持

菱荷歌并序

荷之初生如孔雀團花如鈿如錢如海上淥魚之
膽其方卷者如瓦斜卷者如戔卷而舒者如杯舒
之大者如槃其花如處女婦人其修然而出乎其
上者如牆頭冶容其偃然而隱乎其下者如閨房
之秀靜而正者也其鷗鷺之屬往來嬉戲毛色鮮
明者白紵即也於是賦之者窮物之形而寓意故
有焉其亦庶乎如有所補姑不至於若作者也
孔雀團花翡翠鈿青皇拋畫買花錢淥魚飛膽大如

拳琉璃瓦墜紫微天湘妃曲譜誰可傳彩毫不動斜
卷牋我家食客常三千盃槃一樣青瑤圓麻姑下來
尋水仙不見波瀾只見煙作夜秋風吹洞房起來先
着碧霞裳半含笑面齊鬪粧家家院落緝為墻不道
採花人在傍貪看飛來白紵郎亦有美人貞且良獨
在碧綃幃下戲

雙樹海棠 二首并序

雙株海棠者余秦中時見也其高皆數十尺修然
在寒花之上與夫江淮所產絕不類矣或說荆南
官舍亦有兩株其姿艷柔婉豐富之美前篇所序

者皆其畧也而此篇雖多亦未有以為工者然後
知李杜無詩其所以為真能詩者乎雖然是亦可
惜恨也使李杜輩俱在方春盛時花艷正開風温
日舒置酒于兩花之間半酣而賦之不亦美乎二
三子能者姑為我歌之如何

獨樹已難有雙株豈易培東風三月後濃艷一時開
種是鴛鴦骨根非玳瑁胎英英萬千數滴滴四三枚
恐淡添猩血矜香棄麝煤紋綃翡翠眼寶鈿珊瑚杯
絳節朝真去丹砂駐貌迴童粧兩株色花格一僊材
自得騷鸞侶何煩跨鳳臺明珠留漢水碧洞寄天台

對舉霓裳步高鋪繡被堆超如御烟霧勢欲擺塵埃
冶艷皆泥滓卑枝亦草萊好臨湘水照莫近宋家栽
漢殿昭陽寵唐家學士才浴終蘭液濺帖就茜羅裁
惜粉輕勻面偷霞試點頰急窺鸞鑑了齊報玉人來
不是沾紅雪仍非汙落梅啼痕繞髻髻佇立各徘徊
真態有如此深情安在哉歌闌都不語舞困可堪推
淡若疑相犯烘然笑自媒畫眉郎忽誤挾譚客應猜
灑絳誰先戲揮朱亦共陪差肩奉青帝聯袂踏蒼苔
好被金錢擲宜兼玉箸催羅巾如可試瑤枕謾為灰
供張朝還暮買春瓊與現一枝懷舊物百黠費新醅

目斷秦山遠心分荆渚隈柔姿誰是偶溫德汝為魁
綽綽閨房秀忽忽風雨摧離歌連理曲送酒合歡盃
墜臉殷金谷冤情怨馬嵬烟波水東去岐路日西頽
遺恨傳芳草餘陰伴綠槐香魂如未散相弔傷相哀

又

此花出在海州東千濤萬浪圍山峯不知誰是栽花
翁花根屈曲蟠雙虹英英鬪繁葩豐辰霞夕霞滴
不供歛有神物射蛟龍團團血濺搖春風超然花格
非凡容吳姬半類釵頭紅誰人移下海中山神仙姊
妹來人間人間無玉可消斑歌姬舞態都且閑當時

血淚亂瑤關金槃洗面痕猶殷吹簫即去先騎鸞粧
未成時情已闌漢臯臺下嬌躑躅曾解明珠瑤佩環
無媒不嫁矜殊顏自共美人香往還霓衣同步緝雲
車麻姑面上葳丹砂綠鬢已墜金釵斜酒紅不着羅
衫遮且教半笑含春華但恐分飛成亂霞宜哉天下
為名花連根都種名卿家温温容態孰可加有如女
德貞無邪共君醉倒挿烏紗從他群兒笑啞啞

玉女花 二首并序

部使者林公作玉蘂二詩并序其事同使趙公屬
而和之亦以見命因吟之為玉女焉蓋序詩者以

楚花為楊花別本也則玉女者其亦庶乎可以為
之別名也

楊花可與名王妃楚花可與名玉女天上瑤臺是本
居人在月宮合同處一點難容赤水霞平生冷笑巫
山雨此女持身色太嚴玉壁如槃求不許

國艷雖殊情太少蛾眉不畫雙瞳瞭新就明河洗面
來更佩明珠踏瑤草不用朱鸞與紫霞玉麒麟賀白
雲車君看面上都無邪更看身上都無瑕越王國女
金可邀卓王孫女琴可招更有秦王家弄玉嫁人只
被愛吹簫

和李道源清風謠

漫翁說盡清風好猶能顧我邀吟藁吟時欲倚白雲
飛到時恐在紅塵表有如列子御風行百骸齊奮雙
瞳瞭借問清風何處來玉水之心玉山杪曾經崑閬
拂瑤花亦度瀟湘過蓬島借問清風何處居深寄碧
蘆葦綠篠芭蕉徑舞鳳衣寒薜荔牆翻龍甲老遺英
墮籜無處尋一徑十年未曾掃但恐春深花木稀定
知秋後冰霜早快心何羨楚王臺披襟適得麻姑瓜
中山酒客飲輒醒八斗司徒醉不倒箭筈易咽笛聲
哀客思難平物容愀君看簷前避暑巢不是巖鳥即

沙鳥萬谷蔽冰山氣來千濤噴雪江聲遶借問此間
清柰何況是中宵月華皎鷄鳴漏盡眠不成披衣起
看冰壺曉便乘枯木飲明河仍御雙鳧入冥杳籐床
角簟無所施練布蒲葵價彌小有客俄如夢覺時竊
笑夢中何擾擾中心無累清則明蔽者常稀欲者少
兒啼女笑坐可忘獸鬪禽嬉悟俱了毀譽一過遺如
空富貴浮雲視彌藐古人凜凜良可思世俗紛紛何
足道嘗聞外物可娛中所以詩人取萱草誰何乘興
為此行坐擺塵埃出汗潦賈坐可與忘悲憂楚屈猶
將醒懷抱區區何用作離騷弄琴聽我清風操

望淮篇示門人

閑花落盡春無有，脚踏青紅望淮走。
到淮適值晚潮來，滿淮鼓吹風波吼。
傳聲急喚釣魚船，船未到時洗
雙手買得船中雙白魚。便訪村前五青柳，旋烹野茗
問村醪。五柳陰中坐良久，此行大畧類陶潛。
但乏黃花白衣酒，操舟人去一點鷗。
帆入雲關何處收，孤鷗浴處依淺灘。
修竿放餌投深流，豈無野婦荷兩汲。
亦有老翁行且謳。君看此景直幾錢，此時正是夕陽天。
便教金印大如斗，何似魚庵共釣船。
有人問君莫要說，懷中取出吟翁篇。

太華

怪怪不可狀，誰云仞五千。直侵黃道穿，高傍白榆篇。
秀氣環秦甸，濃嵐滴渭川。掌高長托日，漢狹半含巔。
夜響金丹杵，秋香玉井蓮。排虛摧勁翮，橫銳決浮煙。
隱豹文章異，孤松節操堅。渴虹簾飲澗，飢虎瘦吞泉。
磴道竒花合，杉株古蔓纏。群材皆挺特，餘壤可陶甄。
義獸期臻萃，妖狐困墜顛。二關資控扼，萬里却腥羶。
直勢南衝斗，雄姿北闕燕。波濤清大海，風雨到窮邊。
鎮壓地常靜，磨礱天更圓。他山皆俯視，何物可齊肩。

管春風

我是蓬萊山上客為管春風歸不得今年更是忘來
遲江南未寄梅花枝探春童子青霞衣時時去上青
雲梯春風消息苦不遠瑤臺瑤水冰霜淺蟠桃花在
海東邊此花不煩春一點東風日夜來人間到時先
催草根軟大都紅紫心先動小桃先覺枝頭重更有
纖纖楊柳枝路傍先得行人弄詩翁自愛蟠桃花寫
鶴不在無雲車城南夜半無酒家和水和雪吞月華
有客笑中斲劍去偷得銀瓶與肥羜詩公兩眼看浮
雲為管春風不回顧

高樓春

山陽有客似相如身著儒衣當酒壚塵埃市井不到
處煙霞往往生衣裾一竿橫掛數幅帛題云酒味如
醍醐三月高樓滿春色椒漿瓊液盈金壺盤羅江筍
烹淮魚櫻實赤玉梅紺膚彈絲敲金半空裡醉揮玉
爵撞珊瑚凭欄直下是烟火坐上清風凌太虛夜深
正然紅蠟燭羅幕遮風留客宿是入俱愛何家樓自
是何君德如玉

淮之水示門人馬存

君不見淮之水春風吹春而洗青薰衣綠染指漁不
來鷗不起漁灩灩天盡頭只見孤帆不見舟斜陽

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今古愁方將柰何莫
使騷人聞棹歌我曹自是浩歌客笑聲酒面春風和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三

古詩十九首

項羽別虞姬

垓下將軍夜枕戈半夜忽然聞楚歌詞酸調苦不可
聽拔山力盡無如何將軍夜起帳中舞八百兒郎淚
如雨此時上馬復何言虞子虞子柰何汝

虞姬別項羽

妾向道向道將軍施恩義將軍一心斬財利妾向道
向道將軍莫要為人患坑却降兵二十萬懷王子嬰
皆被誅天地神人咸憤怨妾向道向道將軍莫如任

賢能却信姦言疑范增當時若用范增者將軍早已
安天下天下成敗在一人將軍左右多姦臣受却漢
王金四萬賣却君身與妾身妾向道向道將軍不肯
聽將軍雖把漢王輕漢王聰明有大度天下英雄能
駕御將軍唯恃力拔山到此悲歌猶不悟將軍不悟
子空悲歌將軍雖悟子其柰何賤妾湏更為君死將
軍努力渡江波

白雲先生

白雲先生面如鐵一片良心似明月腹中和氣如春
陽齒下清風欲為雪群兒走馬正謹謹先生高躅方

尋山嵩山泰山俱有約先訪王喬後陳搏浮丘嚴駕
欲迎子玉女整衣閉瑤闕山中自是逍遙家手磨紅
藥生龍霞鼎中氣焰成何物不煉黃金煉丹砂明月
一聲何處嘯但覺半夜鳶鳳叫猿不敢號虎不鳴一
夜清風生萬竅此路高深易迷錯只見先生一履脚
山中不似俗人家有客但尋猿與鶴西峯猶有秦宮
女身上亂毛如鳥羽秦時人事不忍聞若見斯人莫
與語先生何以遺時人先生有語醇乎醇莫分巧拙
與強弱莫將外物成天真豈不見北邙山下狐狸窟
掘出枯骸與陳骨其間豈無鄉原人其間豈無強梁

物強梁物鄉原人當時爾等空紛紛後來之事竟何
如不及癡兒醉夢之浮雲

山中樂

洞裏桃花開早春洞中酒熟宴真人紅藥紫芝俱在
手本家猿鶴亦隨身採拾釘鉅隨所有物無不義即
是真何須謝傳山東妓却用陶潛漉酒巾漉酒復漉
酒何必金印大如斗一瓢復一瓢莫辨人間淳與澆
時情大抵惡貧賤此間却是青雲霄君不見古人自
謂為賢豪或入於佞或以驕但言富貴我所欲一身
不保領與腰孔光屈身事董賢谷永陰與王鳳交賈
謚之黨遍天下望塵拜者尤為妖須臾苟得快所
終以血肉汗斧刀假令當日幸而免後世譏笑安能
逃豈如孫高但長嘯眼看時事如鴻毛稽康阮籍不
與語何況紛紛兒女曹

花下飲

我向桃花下立飲一杯酒杯酒先濡鬚花香隨入口
花為酒家媪春作詩翁友此時酒量開酒量添一斗
君看陌上春令人笑拍手半青籬畔草半綠畦中韭
閑鳥下牛背奔豚穿狗竇潛身猫相雀引喙禽呼偶
包麻隣乞火穿桑兒餉糗物類雖各殊所樂亦同有

誰知花下情猶能憶楊柳中心卒無累外物任相揉
余方寓之樂自號閑人叟

江南春

今年是處春風早江南地煖春更好春風先把江山
掃次入梅花後芳草芳草春深更有情直共江山到
洞庭落花流水從武陵湖中有山春更青日欲落時
一點明少年莫上岳陽城

歡樂辭

吁嗟人子人生凡幾何汝胡不思子故為擾擾而紛
紛人生如一夢子萬事如浮雲汝胡不思子胡不為

直道子胡為薄物細故子疲精而勞神汝之所得子
余以為失子汝之所失子余以為得子汝胡不思子
胡不為義而為仁仁義之道如大路子人皆可以行
子汝反以為艱子汝胡不思子胡為失性而離真禍
既自召子福亦自棄子汝胡不思子故為乎災及其
身善惡之報各以其類至子汝胡不思子胡不觀乎
古之人與今之人嗟予言之不可忽子汝胡不思子
汝其書諸紳吁嗟人子

登高辭

九月九日子登高何為古有此語子吾未暇論其是

非菊花黃子菜莫紫二花此時還開開花滿握子酒
滿杯人人欲上高樓臺我與世 雖異好此時亦難
平 懷因思雕虫篆刻事此文乃是儒之災如今此
災亦可避不辭萬里登崔嵬其如此物避不得但恐
積蠹傷良才是以天下美璞少甚於矛戟戕瓊瑰縱
有美璞直萬鎰埋之塵土何由來聖朝有意去災害
願將此物為渠魁

淮陰義婦并序

淮陰義婦富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人有同商者
見而悅之因道殺其夫厚為棺殮持其喪以歸給

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毫之私焉於是伺其除
葬謀為婚媾且自陳有義於其夫義婦亦為之感
泣遂許而嫁之迺一日家有大水水有浮漚其夫
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遂固問之恃已生二子
不虞其妻之讐已也即以實告之曰前夫之溺我
之所為已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篙刺之遂得沉
去所刺之處浮漚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
始悟其計而復讎之心生矣即日伺其便即以其
事奔告有司卒正其獄棄其讎子夫讎既復又自
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讐二子讐人之子也義不可

復生即縛其子赴淮投之于水已而自投焉蓋以謂不義而生不若義而死也故謂之義婦或者以其生事二夫不得謂之義是大不然是責於人者終無已也東漢時蔡文姬者喪夫之後一為胡婦一再嫁之其傳名為烈婦攷其心迹與義婦不同遠矣嫁蓋其心出於感激謂其人真有義於其夫也既嫁之後凡再生二子閨房帷幄之好已固於人情無毫髮可以累其心者故能復讎殺子又自殺其身雪沉寃於既往豁幽憤之無窮昭乎如白日之照九泉也如此之義是豈可不以為義乎故

聞其風者壯夫烈士為之凜然至於扼腕泣下也而姦臣逆黨亦可以少自訕矣故君子謂劉歆為苟生王儉任昉范雲之輩為賣國褚彥回之輩何足道哉蓋自魏晉而下佐命之臣教人持兵以殺其夫者多矣使義婦視之以為何物耶惜乎事不達于朝節義不旌于里哀哉

酷賊姦讎既已除銜寃抱耻正號呼當時但痛君非命今日方知妾累夫捨義取生真鄙事殺身沉子乃良圖幾年汗辱無由雪長使清淮滌此軀淮陰婦人何決烈貌好如花心似鐵殺身沉子湏臾

間身雖已死名不滅

北神烈婦 并序

烈婦有美色夫為小商舟行上下載以自隨至于北神其夫病死貧無以殮同舟富商者假貸與之喪費所湏一切皆具是自恃有恩顧其妻以為已物烈婦既葬之三月復慕以歸勢且甚迫遂取其嬰兒縛置胸前母子號呼赴淮而死是其所以自度者其勢終不得免焉也與其被汙而生不若潔已而死也嗚呼其決烈如此是豈可不謂之奇女子乎蓋古之賢女藉其家世因性而習之淵源漸

漬其所從來者遠矣此詩人所以賦莊姜與天韓俠之妻也至於負販之家見聞之陋安知義之所在乎乃一日猝然變生不幸毅然不顧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是知其義利之分死生之輕重故至於殺身而不悔也惜哉亡其姓氏且不知何許人也以其死於北神故號為北神烈婦

海水猶可泛君身不可犯淮水猶可渚君名不可汙
鸞鳥鳳猶可馴冰霜猶可親不是雲間月即是月邊雲

贈子瞻 三首

翰林主人其姓蘇左臂不任十上書幾年乞得江與

湖吳中父老爭權呼玉堂金戶不肯居肯來南郭尋
樵夫樵夫所識山與水除此如何論竒備八月十五
錢塘江海門山潮頭起

翰林豈特文章工赤心白日相貫通先與吳人除二

凶

謂法外
除二類

次與吳田謀常豐乃與徒役開西湖狹者

使廣塞者除溉田不知幾萬夫其田立變為膏腴世
世可知無旱枯吳人衣食常有餘有餘之人善可趣
官司亦可省刑誅無窮之利誰與俱前有白傳後有
蘇翰林如此能成務吳人叩額呼為父未知何處立
生祠定是吳山行坐處翰林却過淮之東無人不看

眉陽公玉堂氣貌將以恭又到南城尋老農仍使尊
中酒不空玉泉最好白醅醲便將玉水傾喉嚨湏臾
醉倒無憂翁老翁雖醉不敢迂記得杭州三事書欲
毗鄰智阜陶謨事防沮隔有所拘翰林此說若行諸
聖朝惠澤可大敷譬如雷雨動天衢曠然霑然而廓
如無分草木與虫魚一時奮振皆霑濡滿堂飲酒盡
懽娛更無一人泣向隅老農雖然無所逋願同衆口
齊懽呼

昔者益州牧意欲見杜微不能以身往使人舉致之
雖用為諫議待士禮已非而况君房輦端坐呼子陵

子陵胸中氣直與青雲平豈肯為人屈彼亦徒驕矜
孰如揚州牧自處遜與恭德不矜其盛事不矜其功
南郭已三顧迂身為衰翁以手書所問視面歎厥容
移時能立語避乘乃鞠躬不知古之人幾人能如公

感秋和張文潛 三首

汎汎河中舟莫繫河上柳君看道傍葉行人一揮手
枝條旦旦空顏色何可久坐恐霜霰繁諸媚歸一朽
我有千丈松亭亭不可揉生在孤峯上獨與雲霞偶
群形靡且紛不與較妍醜群動日夜馳而以靜為守
守松者為誰白髮無憾叟蓬蒿可蔽身糟糠可餬口

言者寓於詩默者寓於酒誰知杯酌間便是無何有
念子於我深我於子亦厚記我守松篇行行重回首

又

張子非不厚涕泗中夜起蘭蕙雖已衰松筠正堪佩
君愛蘭與蕙忘我筠與松君愛洛陽官棄我淮上翁
翁如楊大夫其心甘賤貧不投天祿閣却反離騷文
騷人雖已歿萬古為忠魂欲知冤憤氣但看蒼梧雲
冤情寄湘水冤聲寄湘竹年年霜露時夜夜秋聲哭

又

秋風一何慘物形隨以變秋風如無情魚鳥聲俱怨

我無外物累但有屋中鶯翩翩勢將去矐矐如有戀
此物雖至微其舊殆可念而况西郭交年將屈五指
南城文字間東臯松竹裡氣類亦相合老少兩忘齒
昔居吾舍傍今在河之浹船頭纜將解船上桅將起
留君恨不早此役定難止如何舍我去處我復何以
君看淮泗間一派良可喜從來病濁汙而今稍清泚
人方涉其流寇纓殆可洗此行君樂否一千五百里
未見洛陽山先見洛陽水

謝周裕之二首

樂不須絲竹花不須桃李舞不須輕軀歌不須皓齒

人生各有樂顧我如何爾我是兩柳翁家在南郭裏
詩酒以為樂賓客至即喜酒味酸或淡瓮枕簾而偉
或無一飮菜但費幾張紙

客所言
紙筆

人情慕貴富公何

眎賤鄙寒冷載肴酒暮夜煩屐履孚誠非猝然飮餌
亦勞止不用卜即瓠但坐杜侯椅兩卓合八尺一爐暖
雙趾不以藥隨時而用繒掩耳或啖魚菹盡或愛葢
蘇美或取鱠與腊或約酒以指人皆悅真厚誰敢停
箸匕一客癯而清偶坐為六子吟聲尚鼓吹懽情勝
羅綺俗物無所用高會有如此
義無所不感誠無所不動誠義既如此此外物斯何用

以外表諸中以物將其義所謂君子誠誠亦不虛致
人有忘恩者嗟歎而泣涕我心非土木亦有眼中淚

贈王師失鸚鵡詞

紅蹊翠塢風花客家有千山萬山碧一從流落在人
間玉環條重金籠窄金籠一片烟霞曉花艷成團柳
枝裊足穿蜀錦茜靴窄身著吳綾紺袍小參差微露
紅霞裙丹喙即是胭脂唇真是人間富貴物何異朱
門羅綺身慧性馴姿良可取只被多言仍巧語前身
不是亡國臣即是傾城傾國女門外人來連報客點
茶沽酒俱催索叫人名字學人言吳語秦聲俱記得

大都有似原人為視人歡感為笑啼俗客面前多俚
語逢僧輒誦陀羅尼嗟嗟何用畜此禽歲月養成姦
巧深莫信口中一片舌對面千里萬里心主人

有知為愛能言不放歸不道姦心多

吭腸纔

飽脫身飛

國

程